

陶短房 著



这个天国不太平②

有人赞有人骂的太平天国，到底是什么样子？

彩色插图本



中华书局

这个天国不太平②

有人赞有人骂的太平天国，到底是什么样子？

彩色插图本

陶短房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这个天国不太平 2/陶短房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11.4
ISBN 978 - 7 - 101 - 07950 - 0

I. 这… II. 陶… III. 太平天国革命 - 史料 IV. K254.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1888 号

书 名	这个天国不太平 2
著 者	陶短房
责任编辑	徐卫东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8 插页 7 字数 250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950 - 0
定 价	32.00 元

看历史，从细节开始

从网易历史频道开始一篇篇看起的老朋友都知道，《这个天国不太平》原本是该频道的系列连载，本名是《太平天国人物谱》，因此虽改了名，内容却还是不折不扣的“人物谱”，所有文章都是围绕人物展开的。

然而历史研究，本就是从小数细节开始的：人物、事件、制度、风俗、战事、民情、人物、典章……单讲一个人物，固然可窥一斑，知全豹，但挂一漏万的遗憾，却终究是难免的。

感谢中华书局和读者们的厚爱，让《这个天国不太平》的续集得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间隔里推出，也让我有机会去认真“攒”一本总括太平天国各类历史细节、“杂碎”的书，而不是仅仅去写人物。

说是“攒”，并无半点对历史、或对读者不敬的意思。曾有朋友夸赞我是写时评的快笔，我当时曾说“您是没看见我写得慢的时候”；这个“写得慢”的，便是写历史文章了。历史文章需要搜寻典故、史实，训诂、比较、辨识，并从尽可能丰富而多层面的素材中，寻找历史的规律，从看似寻常的材料里，摸索不

寻常、却很容易被人忽视的节点，这是决计快不来的。因此，这部续书中约五分之二的内容，包括几篇长文，是从2001年到2010年这十年间我的一系列旧作。

当然，一方面由于水平有限，另一方面，其中一些作品创作于我生活中最动荡的岁月，有好几年我远在非洲，资料检索不便（尽管为背资料我甚至牺牲了换洗裤子，以符合航班托运行李限重），写作条件也相对恶劣，故旧作中粗疏之处是难免的。此次出版前，我对这批文章进行了重新校对、修改，有些甚至作了伤筋动骨的“大手术”。

另一些文章，尤其是涉及太平天国各方面细节的短文，则多是近一年来的新作。这些内容中，许多都是本不应被忽视，但长期以来并没有受到更多重视的太平天国研究的冷门、死角。近年来史学普及作品大流行，加上中国人习惯性热衷于“说古道今”，喜欢谈论几句“长毛事”的朋友明显多起来；希望这些看起来不累的文章能给这部分朋友以一定帮助。毕竟，固然一个人持怎样的历史观，是每个人自己的自由，但任何严肃的历史观，都理应建立在对那段历史有更多的了解、尤其是更多细节的了解上。

不少读过前一部书的朋友都质疑甚至抱怨，何以不写杨秀清、李秀成，并相当公允地指出，这两个人物，是“太平天国人物谱”不能、也不应回避的。我前次之所以未写这两个人物，主要是因为这两个人物的历史实在太复杂，前者的个人历史几乎就是太平天国前期的政治、军事史，而后者则留下洋洋数万言、百年来已被用放大镜和显微镜照过无数遍的供词，要在有限篇幅内勾勒出这样两个人，又不落俗套，实在是太难了，而且受当时连载媒体的篇幅限制，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但是，缺了这两人，毕竟是篇章之憾，因此在这本续书中，就补上了杨秀清、李秀成两段。这两篇文字并非“通传”，而仍然是细节的剪裁，当然，希望这种剪裁能多少塞责，也多少给读者一些助益。

太平天国是靠武力立国的，没有军事上的胜利，他们不可能从小山沟里钻出来，纵横18年，先后占据全国600多个府州县；没有军事

上的失败，他们也不会销声匿迹，曾经“汗牛充栋”、随处可见的太平天国印书、文书，也不会在此后的30年间近乎荡然无存，以至于后来的研究者不得不跑到日本、英国和法国去泡图书馆，翻故纸堆。因此，这部新书中收录了关于几个重要战役的较长篇叙述，希望有助于了解当时那种“阵而后战”的冷热兵器混用时代独特的作战模式，以及围绕战事，敌对双方的政治、经济和外交举措。当然，既然是叙述文性质，这几篇文字的笔触，较那些短文更“重”一些，这对于某些具有一定太平天国史基础、对前部书有“笔触太轻”抱怨的朋友，想来是受欢迎的，但那些喜欢看有趣文章的朋友，会不会稍觉得有些闷？

书中还收录了一篇关于皖北刘疙瘩起事的文章，看似与太平天国无关，但太平天国最后一幕大戏的演出者，是随着1868年8月西捻张宗禹部在山东徒骇河边落幕，在1869年4月才全军覆没、最后一个打出太平天国旗号的袁大魁，他也是西捻的旧人，捻、太的历史原本难以分辨。刘疙瘩是皖捻余波，一切制度照搬当年捻军盟主、太平天国沃王张乐行的定规，且他这个只有几十天寿命的、乌托邦般的王国，也隐约可视作太平天国这个规模、影响和持久都大得不可同日而语的大乌托邦王国的纪念版缩微模型，颇值得玩味。当然，还有一个私人的原因，则是笔者虽出生在南京，祖籍却是皖北，祖辈则直接卷入捻事（只不过是作为对立面卷入，先高祖当年是清朝武举，创办了一支反捻的团练），而我最早的太平天国史实地考察、采风，也是从皖北凤阳、颍州地区迈出第一步，这篇文章对我个人，也有一定的纪念意义。

古人云“厚积而薄发”，希望我这些年的积累，能给读者们一些助益和快乐，也希望通过新书的发行，及与朋友们的交流，可以对我下一步的“厚积”和“薄发”，提供更多、更新的启迪。

陶短房

2011-4-2

目 录

看历史,从细节开始	1
第一部	
杨秀清的人缘	3
孤儿杨秀清和“政治病”	4
耳目、嘴巴、心腹和头脑	10
人情、宽严、公私	14
精明与笨拙,超前与落后	17
他是矛盾的混合体	24
1856 年的那些事	28
从东肇到东升	36
李秀成素描	39
他的履历表有没有问题	40
革职、违令和自行其是	53
用人、练兵与爱民	60
他真的投降了吗	67
第二部	
洪秀全,谁认识	73



洪秀全印玺知多少	78
“长毛埋金”归何处	82
“有钱同不使”真相	86
金印银印何处去	89
太平天国的“通天术”	93
太平天国的改名癖	100
太平军的“军”	104
黄旗花旗杂色旗	110
走进“新火器时代”	115
太平天国有几级爵位	119
太平天国官印上的名字	124
没有大哥的王国	128
太平天国和客家	132
太平军中的“花面人”	136
不阴不阳说天历	141
太平天国和酒	145
太平军种地吗	150
太平天国的城市管理	154
开衙与坐衙	154
对城市功能的认识	159
门牌的创举	162

第三部

虎兕出于柙——清军—太平军永安之战始末	167
一 太平军新圩突围及袭占永安	168
二 前期永安之围	179

三 没有硝烟的战线	187
四 向荣复出与清方攻势	190
五 清方围困缩紧和太平军的困境	194
六 太平军突围和清军追击	197
七 永安之战双方优劣	201
 战上海——太平军三攻上海之役述略	204
前言	204
第一次进攻上海之役	206
第二次、第三次攻打上海之役经过	215
上海之役的影响	241
 可怜画饼误耕耘——太平军第二次西征真相浅析	243
 迟来的王国——1899年刘疙瘩起义战事始末	249
一 起义背景及起事前双方力量对比	250
二 其兴也勃	254
三 其败也促	262
四 见微知著,战后总结	276

第一部

杨秀清的人缘

杨秀清是太平天国极为重要的人物。不论同情或憎恶这个宗教王国者都不得不承认，太平天国的兴衰，是以 1856 年 9 月 2 日他的全家被杀为转折点的。

据《金陵省难纪略》记载，杨秀清刚刚被杀死，洪秀全就对韦昌辉坦言“尔我非东王不得至此”。此时杨尚是“东孽”，他的部下还在殊死抵抗，事态尚未稳定，洪秀全的话显然是真心流露。太平天国的头号大敌曾国藩指出，杨秀清死后，太平天国“大纲紊乱”。一向稳重的他居然在咸丰八年（1858）三月三十日喊出“洪杨股匪，不患今岁不平”的大话。这句写在给九弟曾国荃家书里的心理话，自然是建立在杨秀清之死所造成的“长毛大纲紊乱”上。洋

人对太平天国的感情是复杂的，前期尤其是如此，他们对杨秀清的评价也截然相反。有的说他是“天朝的英雄，鞑靼人（清朝）的噩梦”；有的则斥他为“狂徒”、“僭越者”；但不论是赞许他才能的《北华捷报》上不知名作者，还是对他的死幸灾乐祸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都一致认为，杨秀清之死将令太平天国命运骤变。历史证明，他们不幸而言中。

然而，如此重要的一位太平天国大人物，在太平天国内部的口碑却似乎并不怎样。洪秀全在1858年之后给杨秀清恢复名誉，甚至把他推上神坛，但那似乎更多是政治考量，而非感情寄托，否则也不会有天京之变了。李秀成是杨秀清一手提拔，陈玉成也得到杨秀清的重用，但这两位太平天国后期的栋梁支柱，在供词中却一个将之打了“中中”的及格分，低于石达开，另一个索性说他和其他几位前期领袖“皆非将才”，不如被评为“差可”的石达开、冯云山——“差可”也就是及格分数，比“差可”还低，那大约是要补考的了。

杨秀清曾在太平天国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掌握全国军民（甚至可能包括洪秀全本人）的命运，却在一夜间从荣耀巅峰、胜利顶点坠落深渊。李秀成说他“威风张扬，不知自忌”，石达开也批评他“性情高傲”，他被害时除开自己直属的东殿系统将士，北王韦昌辉、顶天燕秦日纲、佐天侯陈承谔这三位在城中排名仅次于他的要员以及其他城中文武人员几乎全体与他反目。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真如一些人所言，是他人缘太差么？

孤儿杨秀清和“政治病”

黄小配的《洪秀全演义》和清末几本不甚靠谱的小书中，都把杨秀清说成广西武宣的大财主，说他捐献巨资帮洪秀全造反，因此得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后来翻脸篡位，才酿成一出悲剧。这种说法流传甚

广，不但传到日本、美国，甚至在洪秀全故乡广东花县，民国时编写的洪氏族谱《万派朝宗》里，都赫然写着“大富翁杨秀清”的字样。

然而这段记载可谓毫无根据：杨秀清非但不是大富翁，而且压根就不是武宣人。

他是客家人，原籍广东嘉应州（今梅县），本名杨嗣龙，出生在广西桂平县鹏隘山一个叫东旺村的小村子。这座村又被讹称“东王村”。上世纪30年代、50年代，简又文、罗尔纲、钟文典等史学家先后三次前往考察，试图探究“东王村”在“改名”前究竟叫什么名字，却始终不得要领，后来才发现，原来这座村子原本就叫做“东王村”，实在是无巧不成书。

虽然他家所在的村庄名字取得巧，但他的命却着实糟得很：父亲杨亚齐和母亲古氏在他5岁、9岁时分别去世，孤苦伶仃的他由伯父杨庆善抚养。

杨家是所谓“棚户”，没有土地，无法在平原立足，只得在山里靠种山、烧炭勉强糊口。他自己后来也坦承“至贫至苦”，而且大字不识一个，但这种艰苦的生活却让他变得早熟。当地人说他虽然手头很紧，却喜欢结交朋友，烧炭挣的一点钱都用来买酒，本人却几乎滴酒不沾，最喜欢看来来往往的江湖朋友在自己的草棚里把酒言欢，高谈阔论，自己就抱着膝盖静静听着。这段记载虽然只是口碑，但身为孤儿的他在起事后，居然很快拉起一支“杨家军”来，足见“好交朋友”的说法不虚。可以说，此时的杨秀清，人缘大约是挺好的。

1845年冯云山进入紫荆山区。第二年，得到客家绅士曾玉珍一家的支持，开始建立拜上帝会传教。杨秀清这时23岁，他有个远房堂姐，是曾玉珍的生母，大约因为这点瓜葛，他很早就成为拜上帝会的一员。

杨秀清在紫荆山的种山者、烧炭党和江湖人物中似乎颇有地位。他和另一个烧炭出身的年轻人萧朝贵结成死党，拥有不可轻视的势力。然而他们两人的能量似乎被冯云山低估了，冯云山和后来赶到的洪秀

全，当时依靠的首先是自家亲戚，包括洪秀全的表哥赐谷王家、冯云山的表哥卢六等；其次则是和他们有更多共同语言的客家士绅、下层读书人包括桂平曾家、藤县陈家等。杨秀清入会虽不算晚，但早期冯、洪搞的一系列活动，像砸甘王庙之类，他似乎都没有参加，或者参加了也只是个“革命群众甲”。

杨秀清对此似乎并不十分在意，他并没有主动亲近那些会中的“大人物”，而是着手巩固跟萧朝贵的同盟：萧朝贵的妻子王宣娇是赐谷王家的人，洪秀全刚到广西时，她曾经借口“一个老人传话”，替洪秀全涂抹神圣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宣娇才是太平天国运动中第一个搞“天父下凡”的人，此时她在拜上帝会中的地位，也要高过杨秀清和萧朝贵。杨秀清将王宣娇认作妹妹，改名“杨宣娇”，萧朝贵自然也就成了妹夫。这对“人造内兄弟”不显山不露水地等待着机会，让杨宣娇在前台吸引眼球，保持和上帝会中枢不即不离的关系。“男学冯云山，女学杨宣娇”的口号，大约就是这一时期叫响的。

机会终于来了：1847年底，桂平秀才王作新、王大作兄弟因为上帝会捣毁神像、庙宇，以“从番”、“不从清朝法律”的大逆不道罪名控诉冯云山；冯云山和卢六被传入桂平县衙门打官司，这一打就是好几个月。上帝会虽然名义上的首脑是“洪先生”，但“前做事皆南王”，冯云山才是各地会众的主心骨。冯云山这么一吃官司，缺乏管理能力的洪秀全恐怕连会众都认不全，一下陷入手足无措的境地。

道光二十八年（1848）三月初三，杨秀清突然说起梦话，声称被天父上帝附身，要“代世人赎病”，教导大家。他在这一时期的“下凡”语录，保留下来的很少。从定都天京后保留下来的《天父圣旨》卷三看，他“下凡”的“技术”比较差劲，基本上以白日做梦、说梦话为主。要知道，广西在当时是个傩术盛行、神汉遍地的世界，许多神汉都能表演诸如“灵魂附体”、“小旗对战”、“筷子跳舞”，或者“跟死者对话”之类活灵活现的戏法。杨秀清这套“朴实无华”的把戏非

但未能服众，反倒启发了不少“技术派”起而效尤。一时间上帝会里各路“神仙”纷纷下凡，煞是热闹。从目前留下的零星线索看，除了杨秀清，还有黄姓（可能是赐谷王姓）、郭姓，初来乍到的洪秀全见到这许多“天父天兄”，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

冯云山这年夏天就已经获释，但他和洪秀全相继回了一趟广东，上帝会的混乱局面并没有得到收拾——或许他们也不知该怎么收拾，对这么多冒出来的神仙，承认谁不承认谁，或干脆谁都不承认，都很难轻易拍板，因为每路神仙的背后，都代表着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

九月初九，杨秀清的盟友萧朝贵出手了。他和妻子杨宣娇小两口都有跳大神的“专业知识”，杨宣娇更是教徒中最早搞这一套的“女模范”，他们两人的表演很快镇住了紫荆山区的会众们。自称天兄代言人的萧朝贵和“天父代言人”杨秀清一起，把郭姓、黄姓等“伪天父”气势一下压倒。

他们的表现立即吸引了现场“观战”的洪秀全，后者立即敏锐地意识到：杨、萧二人不但代表了一大股势力，而且他们两人的“下凡”组合也最能压众；如果他们能以“天父天兄”之口将自己也提拔进“神”的行列，自己就有望从“洪先生”一下变成货真价实君权神授的“太平大道君王全”；而且用这种“神术”指挥会众，要比冯云山的《周礼》和自己的宗教小册子立竿见影得多了。

于是“天父天兄”和“洪先生”飞快地达成心照不宣的默契：天父天兄用“神话”证明洪秀全是天父亲子、天兄亲弟，上天注定的人间君王，而“天王”则以自己天父儿子、天兄弟弟和“上过高天”的资格，证明这二位说的话，“跟爷哥一般无二”。尽管交易之初双方还羞羞答答，但很快便越凑越近乎，原来的“二把手”冯云山被慢慢降到第四位，曾家、王家先后边缘化，几个失败的“伪天父”则干脆被赶出了上帝会。杨秀清和萧朝贵则相继在这种互动性表演中，分别得到“天父第三子”和“帝婿”的尊号。

历史学家曾断言，冯云山被捕和洪秀全出走造成拜上帝会混乱，全靠杨秀清、萧朝贵下凡才稳住局面，但《天兄圣旨》中记载表明，萧朝贵首次下凡时洪秀全就在身边，而冯云山虽然入狱，却并非“被捕”，而是主动去应传。所谓“混乱”，其实恰是杨秀清等人“下凡”闹出来的。不过不管怎么说，杨秀清、萧朝贵这两个在江湖上人脉广泛的广西本地人成为主心骨，让金田起义从空想一步步走向现实。

不过在金田起义准备期间，杨秀清的作用很有限。按照太平天国官方记载，他在这时生病了，甚至一度生命垂危，起义筹备大事不得不交给萧朝贵、韦昌辉等人。有一种说法称，他是得了“政治病”，目的是通过这种手段观察有利时机，进一步攘夺洪秀全、冯云山的权力。这种说法指出，杨秀清在1849年4月8日托天父下凡，说“高老山山令，遵正十字有一笔祈祈”（高老即上帝，“山山”合在一起是“出”，“十字有一笔”是千，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帝出令，千祈遵正”），这被认为是起义的动员令；第二年5月，他“忽又口哑耳聋，耳孔出脓，眼内流水，几成病废”，被许多会众认为是“不祥之兆”，但如此重病的他却在6个月之后，洪秀全、冯云山在平南县鹏化里花洲山人村被清军无意中围困，胡以晄屡次突围未果，聚集在金田团营的各地会众手足无措之际，忽然“不医自愈”，而且“耳聪目明，心性灵敏”，给人一种强烈的“做戏”感。

从后来发现的一些记载，如《天兄圣旨》等看，杨秀清的病恐怕未必是装出来的。他何时能病愈，甚至连亲密盟友萧朝贵也全无把握，以至于安排洪秀全回广东时，指示的从广东花县回广西的日期，弹性竟长达半年之久。定都天京后，许多亲眼见过杨秀清的人都说他瞎了一只眼睛，而且体弱多病。虽然他们将之归咎于杨秀清“好色”、“肾亏”，但较为严谨翔实的《贼情汇纂》却指出，杨秀清的病是早就有的，这种病和“眼内流水”正相吻合。

倒是他的“不医自愈”有些故弄玄虚：后来封为补天侯的李俊昌